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北宋“四相簪花”佳话

北宋庆历五年(公元1045年),韩琦因与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等推行“新政”遭受非议后,自请离京,任扬州太守。新政失败,加上被贬,韩琦心里多少有点受挫。但好在扬州是个好地方,不仅富裕,而且很美。

扬州之美,自古便载于典籍——有“洛阳牡丹、广陵(扬州古称)芍药”之说,“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”(出自《东坡志林》)的美誉更是流传已久。扬州芍药中,出名的很多,但有一种花形、花色尤为特别。它一枝四杈,每杈都开了一朵花,而且花瓣上下呈红色,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。远远望去,就像身穿红色官袍、腰系金色腰带的宋朝官员,因此,当时的人们便称此种芍药为“金缠腰”,或“金带围”。

按宋代官制规定,只有宰相才有资格穿红色官袍、系金色腰带。因此,官员视此花为升迁吉兆,民间则流传着“金带围现,将出宰相”的预言。如此祥瑞奇花,而韩琦竟在自己的后花园中,与之不期而遇。韩琦掩饰不住喜悦。因为当时同在大理寺供职的王珪、王安石两个同事也正好在扬州,韩琦便立马命人去邀他们前来一同观赏。既然花开四朵,那就凑四个人吧!所以韩琦便又邀请州黔辖诸司使前来,但不巧的是,此人正好身体不适,无法前来。于是韩琦就临时请路过扬州的同事陈升之参加。

传说当时在饮酒赏花之际,韩琦很是兴奋。酒过三巡,他半开玩笑道,听说簪了这种芍药,日后可以当宰相。说完,韩琦剪下这四朵金缠腰,依次簪在四人冠上。本是图个吉利,但谁也没想到,此后的三十年中,簪花的这四个人,竟真的都先后做了大宋宰相。

这段充满戏剧性的佳话,被做过扬州司理参军的沈括,完整地收录于他的《梦溪笔谈》中,题目为“四相簪花”。这种芍药从此被赋予神秘色彩,大家渐渐相信,这花是上天给读书人的暗号,是仕途坦途的预兆。

“四相簪花”不仅被文人见诸文字,更成为画家钟爱的题材。最著名的当数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黄慎,他曾作过《韩魏公簪金带围图》。这幅画中的韩琦,手执一朵“金带围”,正簪于头上。人物造型生动,线条流畅洒脱。无独有偶,“扬州八怪”的后裔、清末民初画家李墅,也曾绘制过一幅《四相簪花图》扇面。正是有了这些画作,让千百年后的我们,得以遥想那场因奇花而起的佳话。

马庆民
《北京青年报》

阅读,不只是为了“知道”

习惯于刷短视频的你,有多久没有翻开一页书了?

随着指尖在屏幕上划过,短视频一个接一个跳转,一分钟教会一个知识点、三分钟“浓缩”一本名著,好似让人习以为常。不少人渐渐陷入明明刚放下手机,却觉得脑中空空;明明已许久未翻过书页,却安慰自己“网上什么都看过了”的怪圈。短视频时代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便捷的窗,足不出户就能看到世界的万千侧面,让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。然而,当我们越来越依赖这种“快”的时候,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“慢”的能力。

阅读,不只是为了“知道”。捧起一本书,跟随作者的思绪走走停停,在字里行间与自己对话,让那些文字慢慢渗透进生命的纹理。“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正因为每个人带着各自的人生阅历与情感体验走进同一本书,才能生出千姿百态的感悟。这种个体的差异性,拓宽了知识的边界,也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。如果说短视频的“三分钟解读”是给出的一把标准钥匙,那阅读则更像给了万千读者一扇能自己推开的门。

刷短视频养成的碎片化习惯,也在悄然消耗着我们沉下心来的能力。曾经,在忙碌的缝隙里翻开一本书,是一种短暂的逃离,也是一种深度的栖息。在那片刻的安静里,思绪可以自由游走,心灵得以欣然安放。而现在,我们更习惯用十几秒的爽感填满所有空白。等车时、排队时、工作休息时、甚至睡前的那几分钟,都在指尖的滑动中匆匆消散。我们获得了“填充式”的即时满足,却也更难觅得那份捧卷不知夜已深的安宁。

短视频自有其价值,阅读也不是高高在上。只是,在这个被速度裹挟的时代,我们想轻轻提醒一句:别忘了,还可以把一部分时间,留给阅读。

开卷有益,不仅在于知识的累积,更在于习惯的涵养与生命的滋养。于个人而言,读书是在纷繁的日常中为自己开辟的一隅田园,是涵养心性、安顿自我的方式;于群体而言,读书是文明的延续,是今人与往圣、个体与世界之间最深切的对谈。当我们在书页间与千百年前的智者相遇、与万里之外的思想碰撞,我们便不仅仅活在当下,更是活在一条更为悠长、丰沛的精神脉络之中。

只要你愿意,在任何时候,关掉屏幕,翻开书页,都是一次回归。世界读书日只有一天,但阅读可以发生在每一天。愿我们都能在指尖划过的万千风景之外,为自己留一盏灯、捧一卷书,静静地,慢下来。

秦黛新

陈涌泉:愿为思想之光续一缕微火

20世纪90年代初,正值戏曲低谷时,作为一名大学中文系学生,我逆流而上,主动请缨进入剧团写戏,由此开启一项独特使命——以戏曲的方式致敬、对话鲁迅先生。

三十载光阴荏苒,从案头到剧场,我不断跋涉探索——将鲁迅先生冷峻而炽热的文字搬上舞台,把鲁迅先生请回人间。改编鲁迅、对话鲁迅、塑造鲁迅、弘扬鲁迅,成了贯穿我创作生涯的一条主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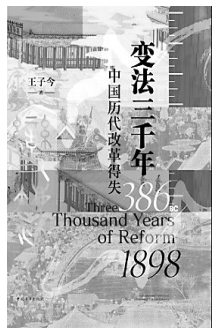
1993年的独角戏《阿Q梦》,是初生牛犊对先生笔下麻木灵魂的首次舞台呈现,对“精神胜利法”的一次尝试性解读。那时的笔触尚显青涩,亦未完全懂得先生文字背后深沉的悲悯。也正是这次尝试,让我窥见了戏曲艺术与鲁迅精神之间那道隐秘的路径。从这个小戏开始,我开启了与鲁迅先生对话的漫长时光,让鲁迅先生和他笔下的人物穿越百年,来到观众面前。

1995年创作《阿Q与孔乙己》,我已不满足对孤独个体的描摹,而是让两个被命运碾轧的灵魂在舞台上相互映照。长衫与短衣的相遇,既是旧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与流氓无产者在同一时空中的碰撞,也是两棵“压在大石底下的草”在和解中一同走向萎黄。

2003年的《风雨故园》,目光转向鲁迅先生的情感世界,至2020年完成《鲁镇》,不再仅仅聚焦个体命运沉浮,而是将先生笔下的祥林嫂、狂人等人物悉数复活到那个病态社会,完成了“受害者”群像的塑造。鲁镇,这一旧中国的缩影,既是先生文学版图的原点,也是我投射戏剧之光的舞台,映照出铁屋子里的精神困境。他们在沉默中沉浮,又在沉默中孕育出觉醒的火种。

四部作品,每部都有清晰定位,每次创作都是我与鲁迅先生跨越时空的对话,每部作品都是鲁迅先生“呐喊”的回响。

如今,为观众写戏、写观众喜爱的戏是我的最高追求,观众的喜爱是我创作道路上的最大动力。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,谨以这本集子向鲁迅先生呈上我的戏剧答卷。但愿能为先生的思想之光续上一缕微火,照向更远的远方,照亮更多读者的心灵。



变法三千年:中国历代改革得失

一部横跨三千年的变法史诗,王子今教授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与独特的文化史视角,甄选吴起变法、商鞅变法、胡服骑射、王安石变法、戊戌维新等十大关键变法节点,串联起中国历代改革的壮阔历程。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、文史研究者,还是关注社会变革的思考者,都能从这部兼具史料厚度、思辨深度与可读性的著作中,获得穿越时空的启示与镜鉴。

六经责我开生面:刘和平谈艺录

本书是剧作家刘和平的历史、艺术论集。重点围绕文学叙事如何跨越史学叙事的门槛;如何寻找人物隐蔽的行为动机和深层的心理奥秘;进入创作时作者法身的入场和肉身的退场;现实世界与平行世界的已知和未知等话题展开,深刻阐述了刘和平的创作思想。刘和平以匠人精神,为回答广大热心观众和读者关于神剧是如何诞生的这一追问,做了多个层面的解读。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